



傳云踧踖平易也周道周室之通道鞠窮也○箋云此喻幽王信褒姒之讒亂其德政使不通於四方○詩故云周道人所共由今則盡為茂草喻王廢棄彞倫○集傳云擣春也○謝君直曰事關心者夢中亦長吁故曰假寐求歎憂愁多者年少而髮白故曰維憂用老○徐子先曰疾如疾首者不病而似病也

周道謂周家治道鞠為茂草言盡已荒蕪也如擣者上下震動即今所謂怔忡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

朱云與也

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

于毛不罹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傳云父之所樹已尚不敢不恭敬○爾雅翼曰梓

者父之所植以伐琴瑟桑者母之所事以供蠶繅

故見之而恭敬之心生焉不必待於口澤手澤之

所漸也○集傳云瞻者尊而仰之依者親而倚之

屬連也毛膚體之餘氣離麗也裏心腹也父母之

不我愛豈我不屬於父母之毛乎豈我不離于父

母之裏乎無所歸咎則推之于天曰豈我生特不

善哉何不祥至是也

見桑梓猶念其親乃今當其生存求棄而不得

近求一瞻依而不可得手

宛彼柳斯鳴蜩嘒嘒

有漙者淵萑葦淠淠

朱云興也

譬彼

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傳云漙深貌○箋云柳木茂盛則多蟬淵深而旁

生萑葦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詩緝云蟬依柳

葦依淵言物皆有依而已獨若不繫之舟無所依

泊也

詩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雖尚求其雌朱云興也譬彼
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王介甫曰鹿性易驚猶戀其群雉性耿介亦求其
匹以物類尚能相顧興已反見逐而不蒙睠顧也
○集解云鹿留其群雉求其雌物莫不有思於其
親者親之不可去非獨以其愛亦以其助也今王
獨棄后而逐太子兀然如壞木之無枝而曾莫之
顧何也

伎與跂相近言數翹其足不遽行也○竊意此
章當是伐申后怨王之詞壞木申后自喻也言
如腐心之木無復生意也寧莫之知蓋猶屬望
于王乎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瑾之朱云興也君子
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傳云瑾路冢也○詩緝云兔迫投人人尚有先存
之者行有死人初非親識乃或瑾之使免暴露人
皆有不忍之心也幽王乃獨黜后放子一何忍耶

詩經卷之八
蝸生於柳葦生於淵凡其所生無不能優容者
此父子之喻也鹿戀群雉求匹夫婦之喻也此
復以絕無關涉者况之怨慕益深矣

君子信讒如或疇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
析薪批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集傳云言王惟讒是聽如受疇爵得即飲之曾不
加惠愛舒緩而究察之夫苟舒緩而究察之則讒
者之情得矣○詩緝云釋又掎從後牽也伐木者
斧其前乃以繩繫其末牽而倒之使絕離其根本

批從才離也廣韻作移俗作扯薪本一木析薪者
既斧之又以手批而離之皆喻幽王父子天性附
着本為一體而讒人橫離絕之也○傳云佗加也
如疇言入之甚耳也舒究從容審察也旁及曰
佗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

朱云賦而此也

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

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箋云山高矣人登其巔泉深矣人入其淵以言人
無所不至雖逃避之猶有默存者焉○集傳云君

子不可易於其言恐耳屬於垣者有所觀望左右
而生讒譖○詩記云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
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
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無易由言耳
屬於垣之謂也小弁之作太子既廢矣而猶云爾
者蓋推本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為階也○王介甫
曰無逝我梁無發我笱者太子雖放逐而其憂終
不忘國也

山與泉高下懸絕矣然而山上有泉焉氣機之
相為感通也人之有意智巧者猶能採取之况
言脫于口而欲使人無聞乎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詩緝云小弁巧言何人斯巷伯內外上下皆困於
讒矣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恤昊天已威
予慎無罪昊天泰恤予慎無辜

傳云恤大也○集傳云已泰皆甚也慎審也大夫
傷於讒無所控告而訴之於天我審無罪我審無

言原
辜自訴而求免之詞也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
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集傳云僭始不信之端也涵容受也君子指王也
遄疾沮止也○陳氏曰小人以不根之言搖動君
子人君不為之別白蓄之胷中猶在疑信之間也
日月既久心志惑移漸生猜忌猜忌既積則心所
疑惑者徃徃以為有驗矣○集解云小人為讒於
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

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君信之然後亂成

傳云祉福也莊子云吉祥止止祉之為字兼舍

此意言安享無事之福也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耳
亂是用餒匪其止共維王之耶

箋云盜謂小人耶病也○徐子先曰君臣之間心
肝相信奚假盟誓哉作會而畔作誓而疑寧有君
與臣以要盟相固而保無猜疑者乎而况屢盟乎
愈盟愈疑愈疑愈盟於是并其盟誓之言亦瀆而

詩序 小人
不足信以此已亂容可得乎。○集解云春秋之際
君臣相疑則盟讒人構其君臣利在不究其實君
遂從之而徒以盟誓相要此亂之所以日長也盜
者伏而得之之謂。○王國賢曰小人務諛悅其君其
言卑詞奴顏婢膝則喜以為敬正孟子所謂賊其
君者也

小人竊君之祿位竊君之意竊君之權而且賊
害乎善類故直名之曰盜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
予忖度之躍躍兔兔遇犬獲之

傳云奕奕大貌莫謀也兔兔狡兔也。○本義云聰
明之人下通小人之賤事上達聖人之大道無所
不知至于忖度常人之心則不待聰明者雖予亦
能之無謂汝之狡猾足以欺人也彼狡猾之兔不
有時難免犬獲乎

莫別傳或訓定移以訓此義覺更長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
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詩記云善人易推而難立護之當如護柔木讒言
易入而難忘聽之當如聽行言往來行路之言或
歌或詈如風過耳心焉嘗數之乎蛇蛇碩言出自
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既不為所惑坐見其情
態也○集傳云蛇蛇安舒貌碩大之言謂善言也
○徐子先曰善言由心而出自然順理成章不愧
不怍故曰出自口矣

行言意即流言言本無根游移不定故曰往來
行言耳易云誣善之人其辭游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
爾勇伊何為猶孔多爾居徒幾何

傳云水草交謂之麋拳力也骭瘍為微腫足為腫
○箋云何人者斥讒人也賤而惡之故曰何人此
人居下濕之地故生微腫之疾人憎惡之故言汝
勇伊何何所能也猶謀也女作讒佞之謀大多女
所與居之衆幾何人素能然乎

愚意微非必脚疾猶今言藐小丈夫耳

詩故云此亦宜白之詩所謂讒人蓋褒姒也呼是

天而及父母知處父子之間也君子屢盟蓋與褒
姒定盟約立其子也荏苒柔木太子自喻也河濱
上踈善陷彼何人而居河麋喻善陷人者也無拳
無勇知非丈夫也既微且糴賤而惡之之詞也居
從幾何明其處衽席間無多人也皆斥褒姒也
何人斯蘓公刺暴公也

詩故云按左傳武王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
溫為司寇桓王八年王以蘇忿生之田與鄭人是
蘇公被讒夫國當在平桓之際矣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
維暴之云

箋云梁魚梁也在蘇國之門外彼何人乎謂與暴
公俱見於王者也○集傳云不欲直斥暴公故但
指其從行者而言既而問其所從則暴公也夫以
從暴公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譖已也明矣

當日荅者應是止言一暴字蓋含吐不竟之語
也凡中有隱曲者類然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言我始者不如

今云不我可

箋云二人者謂暴公與其侶也女相隨而行見王
誰作我是禍乎時蘇公已得譴讓也女即不為何
故近之我梁而不入弔唁我乎○趙士會曰不責
其譖已而責其入唁可謂善於立言○集傳云汝
始者與我親厚之時豈嘗如今不以我為可乎○
王國賢曰詳詩意似蘇公柄政時暴公深相結遂
為交好引與同位暴公得志以蘇公壓已譖免之
詩意云始之攀援我不如今日之以我為不可也

所刺始終不指定一人首章微露暴公餘章皆以
彼何人斯并刺彼何人不足道暴公豈宜有此哉
蘇公之忠厚益見矣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
不畏于天

傳云陳堂塗也○箋云堂塗者公館之堂塗也女
即不為何故近之我館庭使我得聞女之音聲不
得覩女之身乎○集傳云在我之陳則又近矣聞
其聲而不見其身言其蹤跡之詭密也不愧于人

則以人為可欺也天不可欺汝獨不畏於天乎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
祇攪我心

傳云飄風暴起之風攪亂也○集傳云言其往來
之疾若飄風然自北自南則與我不相值宜也今
則逝我之梁適所以攪亂我心而已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
云何其吁

集傳云言爾平時徐行猶不暇息而况亟行則何
暇脂其車哉今脂其車則非亟也乃託以亟行而
不入見我則非其情矣獨不可一來見我如何徒
使我望汝之切乎○張叔翹曰譖人之人難施眉
目所以藏形匿跡若被譖之人於心無愧明目張
膽何不可復見是以屢屢欲其一來雖曰望之實
以媿之

謂爾無事而安行乎何不暇止息而見我謂爾
為有事而亟行又何暇脂爾車乎然則脂車非
脂車也暫借脂車以逝我梁逝我陳其中固不

可測也。不然，何不一來而徒使我肝自相望乎？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祗也。

集傳云：易說祗安也。爾之往也，既不入我門矣。儻還而入我心，猶庶乎其悅也。今還而又不入，則爾之心我不可得而知矣。何不一來見我而使我心安乎？○詩緝云：反覆委曲以責之，故舊之情也。○董氏曰：是詩至此，其詞益緩，若不知其為譖矣。易者坦率無疑之意，祗迎候也。今人每稱於候

伯氏吹壘，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傳云：土曰壘，竹曰篪。三物，豕、犬、雞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箋云：伯、仲、喻，兄弟也。我與女俱為王臣，思如兄弟，其相應和如壘、篪，其相比次如物之在繩索之貫，言宜相親愛也。○詩緝云：我與汝和好如此，汝豈誠不知而乃譖我乎？汝若不譖我，則請出此三物以詛盟，要之於神可也。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覩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

以極反側

傳云蠹短狐也醜姑也○集傳云言汝為鬼為蠹則不可得而見矣汝乃人也醜然有面目與人相視無窮極之時豈其情終不可測哉是以作此好歌以究極爾反側之心也○徐士彰曰作詩以絕之而猶曰好歌尚欲動其悔悟之心耳且此詩溫厚和平委曲漸次畧無一毫忿疾之意謂之好歌誠非虛語

王介甫曰暴公不忠於君不義於友所謂大故也

故蘇公絕之然其絕之也不斥暴公言其從行而已不著其譖也示以所疑而已既絕之矣而猶以壹者之來俾我祇也蓋君子之處已也忠其遇人也恕使其由此悔悟更以善意從我固所願也雖其不能如此我固不為已甚豈若小丈夫然哉一與人絕則醜詆固拒惟恐其復合也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集解云巷伯即寺人○詩故云寺人親近宮掖目擊褒姒之讒申后太子之廢推本其故而作此詩

按依此說則此詩乃忠義所激故不覺憤烈至此若所讒止及其身恐不應遽至云爾也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

毛云興朱云比

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傳云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曹氏曰萋如卉木萋萋之萋斐如斐然成章之斐○詩故云譖人者集小故以成大釁如萋斐小文而成貝錦也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傳云哆大貌南箕箕星也○箋云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讒人因嫌而成言人罪猶因箕星之哆而

侈大之適往也誰往就女謀乎怪其言多且巧○

史記天官書云箕為敖客主口舌

上節謂其補緝藻績使成片段炫人聽聞此節謂其張揚侈大昭揭於人如南箕之麗天與衆共見也舊說上節飾小為大此節以虛為實分配未確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傳云翩翩往來貌○集傳云譖人者自以為得意矣然不慎爾言聽者有時而悟且將以爾為不信

矣

緝緝或曰口舌聲或曰繼續意雖皆近似但與翩翩不倫竊謂古字多通用緝緝之意當與戢同歛翼曰戢舒翼曰翩緝緝翩翩狀小人翕張掩露之態也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詩緝云捷捷佞利幡幡反覆相與謀為譖讒上好聽讒豈不受之然汝能譖人人亦能譖汝其搆將遷及汝矣。徐子先曰輕信之門既啓則反中之

禍不測且駕妄鑿空猶能使忠良橫罹其毒而况罪盈惡積能保讒佞不伏其辜乎。曾子固曰謂爾不信既其汝遷皆君子忠告之詞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傳云好好喜也草草勞心也。徐子先曰好好猶揚揚也草草猶惓惓也

草草者蒿目薰心之意。依詩故則驕人當為褻姒勞人當為申后宜白矣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

言序
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集傳云再云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其嫉之故重言之也○傳云投棄也北方寒涼而不毛昊昊天也○箋云付與昊天制其罪也

豺虎不食猶左傳云犬彘不食其餘言獸畜亦憎其垢穢也有北不受言無地可容此物也

揚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傳云猗加也○箋云欲之揚園先歷畝丘以言此讒人欲譖大臣故從近小者始○楊氏曰寺人內侍之微者出入於王之左右親近於王而日見之宜無間之可伺矣今也亦傷於讒則踈遠者可知故云凡百君子敬而聽之使在位知戒也

愚意發端二語喻讒譖之所由集也內有可憇之畝丘故來遊者衆而揚園之道日闢喻內有好讒之君故讒言不招而自集也此豈獨有國者所當知哉故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詩緝云伐木之化行則民德歸厚故以俗薄道絕刺其上

朋友薄惡若與人主無與何云刺幽杜詩云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以此觀之幽王亦無所逃其刺矣。傳云其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人情之所鍾有厚于父子夫婦者乎而幽王忍于其妻子所謂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上行下效朋交之薄又何足怪乎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也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

樂女轉棄予

箋云習習和調之貌東風謂之谷風。傳云風雨

相感朋友相須向景巖曰維風及雨氣類相感而從故以為朋友之與。詩

記云朋友之義出於天其相求本非以利害也故

窮達若一不知其義則利害而已耳離合安可常

哉玩習習谷風維風及雨之辭其意蓋可識矣

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

棄予如遺

傳云頽風之焚輪者也疏云釋天焚輪謂之頽扶推謂之焱李巡曰焚輪暴

風從上來降謂之頽頽下也扶搖暴風從下升上故曰森森上也。愚意暴起如火且旋轉而上故謂之焚論萬曆戊子夏充郡城西南隅實起。旋風其大異常內挾煙火焚輪得無類是與。云寘我於懷言至親已也如遺者如人行道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王國賢曰習習谷風其常也然維風及頽則天變之不可測者也棄予如遺亦人事之不可測者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傳云崔嵬山巔也雖盛夏萬物茂壯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呂與叔曰急則相求緩則相棄息厚不知小怨必計皆小人之交也

首章習習谷風維風及雨言其始之和調也二章三章皆以習習谷風發端者將言其變而先追惟其始也忽焉而為頽又忽焉而殺草萎木則後來之變態多端皆以喻交情之寘惡也頽以喻其暴怒之不已草死木萎以喻其摧毀之相加山以自况山崔嵬則風愈烈喻已為暴怒所叢加也然風雖多變而山終無改移則又詩

人言外之微旨矣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箋云不得終養者二親亡時時在後所不得見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

毛云興朱云比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傳云蓼蓼長大貌○箋云哀哀者恨不得終養父

母報其生長已之苦○詩緝云釋草繁之醜秋為

蒿言繁蕭蔚莪之類春始生氣味既異故其名不

同至秋老成則皆蒿也茂猶可食蒿則無用喻父

母生長我以為有用至長大乃無用之惡子不能

終養也此孝子自然其身之辭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傳云蔚牡蒿也○詩緝云蔚馬薪蒿蒿之尤麗大

者

餅之罄矣維壘之恥

朱云比

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集傳云餅壘相資猶父母與子相依為命餅罄乃

壘之恥猶父母失養乃子之責

靡至者悲痛之極莫知底止也亦身心無厝之

詩原
意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
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箋云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也畜起也育覆育也顧
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集傳云鞠畜皆養
也拊拊循也○劉執中曰防其驚也則拊之○徐
士彰曰鞠胎養畜乳養育食養○詩緝云父母之
恩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今我又欲報而無及
痛當奈何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詩緝云孝子行役念親之沒瞻南山之烈烈感飄
風之發發觸目皆悲傷也○本義云南山烈烈望
之可畏也飄風發發暴急而中人也言王威虐可
畏而暴政害人我獨懼之也

穀謂遂其生養之性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箋云卒終也我獨不得終養父母重自哀傷也
不卒自歎其無終也而不得終養意自在其中

魏史司馬昭以私憤斬王儀子哀痛父非命隱居
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於墓側旦夕常至墓所
拜跪悲號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
三復流涕受業者為廢此篇後司馬昭子炎篡魏
為晉哀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
以告病馬

有饑籃殮有棘棘匕興也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

履小人所視瞻言顧之潛焉出涕

傳云饑滿籃貌殮熟食謂黍稷也棘長貌匕所以

載鼎實棘赤心也疏云匕長三尺吉之祭饗必體

棘木赤心言於祭如砥貢賦平均也如矢賞罰不

偏也瞻及顧也潛涕下貌○箋云殮者客始至主

人所致之禮也凡殮饗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

數陳興者喻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集

解云當是時也周之所以取於諸侯者平均正直

凡今之君子猶及行之小人猶及見之至於幽王

而遂不然是以顧之而出涕也

言原
首二句箋義為是先王之制優禮諸侯燕賜厚而納貢薄今東人來至初不見答而且求索之不巳故述周道之舊以興慨言其燕饗之優渥也不言贈錫亦不言薄來畧舉之以示意耳不欲詳也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箋云小大謂賦歛之多少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也譚無他貨維絲麻耳今盡杼柚不作也葛屨夏屨也言時財貨盡雖公子在屨不能順時○呂與叔曰佻佻輕儇高傲之貌○王介甫曰公子不宜服役今公子行彼周行則餘人可知矣○王伯厚曰直侯多歲貪墨之臣為蠹賊杼柚其空聚斂之臣為斧斤書所謂珍寶澤於下民者也是時虢石父好利用事而皇父以鄉士為群邪之宗

小東大東詩緝謂小國大國之在東者亦通

有冽沈泉無浸獲薪

朱云興也

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

獲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傳云冽寒意也側出曰沈泉憚勞也○徐子先曰契刻也契契者憂苦切心之意○集解云薪已獲矣而復漬之則腐民已勞矣而復事之則病故已艾則庶其載而畜之已勞則庶其息而安之○鄧容歸曰周轍東而諸侯之職貢不復至則浸獲薪之效也

勞何以曰憚勞若者人之所憚也且必為威令所驅不敢不從而猶兢兢畏罪故曰憚人○薪離浸漬之害而得承載之安此亦薪之得其所托矣而我憚人獨無人愛護而寧息之乎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傳云西人京師人也舟人舟楫之人熊羆是裘言富也私人私家人也是試用於百官也○集傳云來慰撫也舟人私人皆西人也此言賦役不均群小得志

職勞不來言不見禮遇也正與有饌簋殮有抹

言原
百廿一
棘匕相反古之王者諸侯來朝則有車馬衣服
之賜今此禮久廢矣故侈言西人衣服之美以
示其意而不欲盡言也并及私人之子百僚是
試雖譏其任用之濫惡實毒流下國之源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佩璪不以其長維天有漢
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集傳云鞞鞞長貌璪瑞也

後漢輿服志云古者君

不息釋去紋佩留

其係璪以為章表東人或饋之以酒而西人曾不

以為漿東人或與之以鞞然之佩而西人曾不以

為長○維天之有漢則庶乎其有以監我而織女
之七襄則庶乎其能成文章以報我乎無所赴愬
而言維天庶其恤我耳○徐士彰曰酒與佩本在
供億外因西人需索不已黽勉酬應而西人視之
意不甚惜惟其取之盡錙銖而又用之如泥沙所
以可恨○傳云漢天河也有光而無所明跂隅貌
愚意跂者人跂而望
之耳非必謂星形也
○箋云襄駕也駕謂更其肆
也從旦至莫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詩故云終
日七襄者敏於織也

詩原
小雅
百世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皖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
西有長庚有挾天畢載施之行

傳云報章反報成章也皖明星貌箱大車之箱也
日旦出謂明星為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為長庚
續也挾畢貌畢所以掩兔也何嘗見其可用乎○
詩緝云我東國杼柚空矣織女或能織作以助供
賦耳今不能反報成章也我東國輸載疲矣牽牛
或能代我輸載耳今不能服襄而輸物也我東國
營作勞矣啓明長庚不能助日為晝照我夜作也

我東國供億竭矣天畢之星或能為我掩捕會
今挾然而長徒施行列而已○集傳云言天象皆
虛懸而無實用則知天亦無若我何矣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
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傳云挹斟也○集傳云翕引也南箕既不可以簸
揚糠粃北斗既不可以挹酌酒漿而箕引其舌反
若有所吞噬斗西揭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是
天非徒無若我何乃亦若助西人而見困甚怨之

詞也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
焉

詩緝云此詩憂世之亂韜詩止以為歎征役未盡
詩意○詩故云大東者東國困於征輸也四月者
南國困於征輸也觀江漢滔滔可知其為南國矣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傳云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詩緝云
此大夫夏初即有南國之役至歲暮未得歸故云
其始末以為發端之辭

王者念先臣之勤勞常優恤其後嗣此使臣想
亦故家子故曰我先祖寧非人乎而王者曾不
閔念其遺孽也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奚其適歸

傳云淒淒涼風也腓病也○詩緝云首夏於役既
暑而秋殘興時政之虐遭亂離之病於何所適歸
乎謂今行役未歸內外皆亂不知何處是可歸之
所也味此詩皆憂亂之辭若止役久不至怨刺之

深如此

百卉脫落枝幹獨存如人露其肢體故曰具腠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箋云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穀養也。詩緝云
行役之久秋又轉而冬矣寒風益甚喻虐政益甚
也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詩緝云卉草也通言之則草木皆卉山有嘉卉栗
也梅也今其山廢為殘賊之地言斫伐盡也喻良

民被殘賊至此不知其何辜也。徐士彰曰此云
嘉卉廢為殘賊而楚詞亦曰蘭芷變而不芳兮蓀
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
亂世暗朝事多相類如此

山以喻朝廷嘉卉以喻賢才曰栗曰梅言其可
以養人也侯猶或也廢敗壞也言朝廷設官本
以惠養百姓今何一旦敗壞俱為殘賊此亦誰
之咎乎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詩緝云泉水有時而清有時而濁我國乃日日結
禍更無清時也行役之苦又遭時亂何由遂其生
養乎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集傳云紀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本義云滔
滔江漢南國之紀者勉其下國之辭也謂此江漢
二大川總納南方之衆水滔滔而流以歸乎海故
能為南國之紀汝下國之諸侯當盡瘁以事周相
率而尊天子則土地爵祿何所不有也其下二章

則哀其人民之辭

此節說者互異本義近得其情盡瘁以仕謂悉
力以恤民也在位君子其為殘賊若視其民與
已無與故謂苟能盡瘁恤民寧不為我有乎言
外有不然則不能保意所以隱諷之也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鱸匪鮪潛逃于淵

本義云言南國之人民欲去則不如魚鳥有所逃
避欲居則不如草木之依山隰得遂其生也
山有蕨薇隰有杞楨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箋云草木尚各得其所人反不得其所傷之也。○
王國賢曰詩緝云薇蕨杞捩四物皆可食此承上
章欲逃世患思遁跡山林如採薇茹芝之意愚意
恐未然如欲避跡山林則上章高飛遠逝之義說
不去矣既欲遁跡而又告哀無乃要君乎直從箋
義為長。○集解云作歌以告其哀憐天下之志非
為其身也

按詩中凡言山有某物隰有某物皆喻無地不
生才之意言天下之大國家之廣豈無仁賢而
乃令病民者在位使其至此極乎

北山之什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
養其父母焉

補傳云大東言賦之不均北山言役之不均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
憂我父母

詩緝云偕偕同也士子已之屬也行役而陟北山
杞可采矣以王事靡盬感物之變而思念父母也

○詩故云北山極北之山苦寒之地也祀為拘祀
今其肅之祀最多疑即其所士子者上士中士下
士之屬也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
我從事獨賢

箋云言王之土地廣矣王之臣又衆矣何使而不
行乎王不均大夫之使而獨使我從事於役故云
獨賢自若之辭也○王介甫曰取數多謂之賢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末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

經營四方

傳云彭彭然不得息傍傍然不得已○姚虞佐曰

傍傍即旁午之意○箋云嘉鮮皆善也王善我年

未老乎善我方壯乎何獨久使我也○集傳云旅

與替同

按秦誓云替力既憊
替者脊背筋骨也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傳云燕燕安息貌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傳云鞅掌失容也○詩緝云鞅掌皆所以拘物謂

為王事所拘也○姚虞佐曰鞅以控馬而執在手者一釋手則馬奔而不可御矣摠攬國事亦然故曰鞅掌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集傳云出入風議言親信而從容也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疏云時大夫將進小人使有職位不堪其任愆負及已故悔之○載岷隱曰世既亂矣力微而挽重無益於事與無田甫田之意同此說似得的旨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

朱云興也

無思百憂祇自底兮

箋云將猶扶進也將大車則塵汗之喻進舉小人適自作憂累○何確齋曰憂而可思猶可言也憂而至於不敢思可傷也已

大車任重之象也執國柄者任本難勝其在亂世負累尤重序謂悔將小人者難中之一事耳

詩恐不專指此也觀百憂字可見百憂叢集無

可措手當於何處弭之耶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頰

箋云冥冥者蔽人目明令無所見也猶進舉小人蔽傷已之功德也。○傳云頰光也。○黃氏佐曰不出於頰者自知之而不能自遣之也。○集傳云頰與耿同小明也。愚意宜與耿耿不寐同訓

無將大車維塵雍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箋云雍猶蔽也重猶累也

重者增其累也直訓累字未盡其義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本義云大雅明明在下謂之大明小雅明明上天謂之小明自是名篇者偶為志別耳箋謂幽王日

小其明未必然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朞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箋云明明上天喻王者當光明如日之中也照臨下土喻王者當察理天下之事也據時幽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詩緝云大夫征役歲暮未歸故呼天而訴之願天照察也。○傳云朞野遠荒之地初吉朔日也。○疏云二月徃役離歷夏冬尚不得

歸由仕于亂世以致如此故慨然念彼共德之賢君欲徃事之而不見涕零如雨然也

共人之訓幾如聚訟集傳云共人僚友之處者也詩緝云溫恭之人隱居不仕優游自適羨之而不可得故涕零也此亦集傳之義而暢其說輔氏云共人即靖共爾位之僚友也言已之征役固勞苦矣然以其所謂罪罟譴怒蹙急反覆觀之則僚友處者亦豈有樂事哉所以思之而涕零如雨也并疏為四愚意惟疏近之但共人

未必指右昔之明君或念古昔之賢臣耳詳玩下文多憂讒畏譏之旨故念古昔鞠躬盡瘁同心體國之人使其尚在必能體悉人情均平役使豈有今日之苦所以念之而悲不自禁也

昔我徃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惓惓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傳云除除陳生新也。集傳云方除謂二月初吉也。詩緝云歲窮則行人念歸

言原
惴者自危自憐之意。睠睠懷顧，謂追慕之殷，恨不得目見之。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獲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詒，遺也。我冒亂世而仕，自遺此憂。悔仕之辭，興起也。夜臥起宿於外，憂不能宿於內也。○集傳云：反覆，傾側無常之意。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集傳云：無以安處為常言，當有勞時，勿懷安也。○集解云：有乂勞於外，則必有乂安於內者矣。故告之云云。

觀靖共爾位句，則君子非未仕之人可知。曰安處者，乃泄泄沓沓之意耳。○靖者，盡其心共者，恪其職。○正直是與，乃毋邇宵人之意。戒其信讒佞也。○人心所不平，即鬼神所不貸。執政者不能體恤人情，故以神聽提之。○如此而神式

言
毅介福則反此者可思詩人不欲盡其詞令其
於言外得之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
介爾景福

箋云介助也

介猶界也能率此道則其福若紹介而至矣

潘笠江曰此詩因久役於外而思僚友之安處於
內然於已無獨賢之恨於彼無憎疾之辭小明詩
人亦賢矣

鼓鍾刺幽王也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叔人君子懷允不忘

傳云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淫

樂以示諸侯賢者為之憂傷嘉樂○詩緝云當時

禍變將作幽王曾不覺悟遠離京師留連淮上詩

人為之寒心而思先王德澤之在人故言善人君

子懷思允信之不忘於心也周家以仁厚開國故

以善人君子稱其先王且刺王之暴虐也

懷允猶允懷耳言思念之實不能忘也分訓覺

滯

鼓鍾喑喑淮水潒潒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傳云回邪也。詩解云王為流連之樂非德之正
也

鼓鍾伐磬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傳云磬大鼓也三洲淮上地妯動也。集解云始
言湯湯水盛也中言潒潒水流也終言三洲水落
而洲見也言幽王之久于淮上也不猶言不若今
之荒亂也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箏不僭
疏云欽欽鍾聲也先言鍾者先擊金以奏諸樂左
傳謂之金奏。○集傳云琴瑟在堂鍾磬在下同音
言其和也雅二雅也南二南也箏箏舞也僭亂也
言三者皆不僭也。○集解云言幽王之不德豈其
樂非古歟樂則是而人則非也

本義云鼓鍾序但言刺幽王而不知實刺何事若
據詩文則作樂於淮上矣然旁考詩書史記無幽
王東巡之事無由淮上而作樂不知此詩安得為

刺幽王也書曰徐夷並興蓋自成王時徐戎淮夷已皆不為周臣宣王時嘗遣將征之亦不自徃至魯僖公又伐而服之乃在莊王時而其事不明初無幽王東至淮徐之事然則不得作樂于淮上矣○詩故云此詩非刺幽王也蓋記徐偃王僭亂之事也大雅曰率彼淮浦首此徐土宣王之世淮夷徐子嘗拒王命韓非稱徐偃王據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六國荆文王滅之淮南子稱陸地朝徐偃王者三十二國楚莊王滅之所記互異要知當在幽王之世矣曰鼓鍾曰伐鼗謂築宮室城隍之舉也曰琴瑟曰笙磬曰雅南謂其僭用周樂也君子聞此而悲幽王之不知懼也王維凝碧池頭奏管絃之感同此感矣

魯申公詩說謂鼓鍾以下為小雅傳其說曰鼓鍾以下二十餘篇蓋自昭穆至於幽平或公卿大夫諷諫於上或士君子怨思於下亦皆出於好惡之公而得夫情性之正夫子錄之以存鑒戒謂之傳者以其非奏樂之正經而亦可傳也

未知確否姑附之以俟考

小雅四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饒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朱子曰自此至車牽凡十篇詞氣和平稱述詳雅無風刺之意序以在變雅中故皆以為傷今思古之作竊恐正雅之篇有錯脫在此者耳

按類弁車牽稍不類

其餘八篇朱子之言似乎確然可據今集傳乃不載此說何也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藝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享以祀

詩序 小雅
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傳云楚楚茨棘貌抽除也露積曰庾妥安坐也侑勸也○箋云茨蒺藜也伐除蒺藜與棘自古之人何乃勤苦為此事乎我將得黍稷焉言古者先王之政以農為本黍與稷翼翼蕃廡貌陰陽和風雨時則萬物成萬物成則倉庾克滿矣○詩緝云首章傷今思古也詩人感田野荒蕪言今有楚楚然繁鮮之蒺藜與枝條抽發之荆棘者此自昔何為之地乎乃我藝種黍稷之地也昔時我黍云云

以昔日豐穰之樂如此而今為茨棘之場是可傷而思也

黍稷質性皆柔和隨風搖動其穗皆舒散如鳥張翼以其柔和故曰與與以其舒散故曰翼翼其實黍亦翼翼稷亦與與偶分言之非有定屬也

濟濟跄跄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傳云濟濟蹌蹌言有容也肆陳也祊門內也○箋云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解剥其皮者有煮熟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有奉持而進之者明猶備也緊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嘏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祀禮於是甚明皇睚也先祖以孝子祀禮甚明精氣歸睚之安而亨其祭祀○集傳云神保尸之嘉號猶楚詞所謂靈保

執爨踏踏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

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傳云爨饗爨廩爨也踏踏言爨竈有容也燔取腍骨炙肉也莫莫言清靜而敬至也豆謂內羞庶羞也繹而賓尸及賓客東西為交邪行為錯度法度也獲得時也格來酢報也○箋云始主人酌賓為獻賓既酌主人主人又自飲酌賓曰酬至旅而爵交錯以徧卒盡也古者於旅也語○祭統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皆以齒

愚意此下乃繹祭既畢饗尸及賓客之禮故云
獻酬交錯笑語卒獲筴仍以祭釋之果祭也安
得獻酬笑語乎祭後饗尸虔神保也饗卿大夫
士皆助祭之賓客若為先祖謝之也故其禮甚
恭畧君臣之常分焉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
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巨既勅
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集傳云熯竭也○傳云賚予也幾期式法也稷速

勅固也○箋云我我孝孫也孝孫甚敬矣於禮法
無過者祝致神意造主人使受嘏徂賚孝孫以下

皆嘏辭也

嘏之禮祝徧取黍稷牢肉魚孺于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

之辭以筐祝則釋

○詩緝云此章述飲福受胙之事

言祭祀甚勞筋力乾竭而用禮皆無愆過異於跛
倚臨祭矣於是工祝致告云云不言錫福而言錫

極者詩人祝君多言致福之本人君能建其有極
則五福備矣○徐子先曰如幾者所欲即得與意
相為符契如式者備足無虧歎似有格式以齊之

○鄒嶧山曰齊者不亂衣冠必正瞻視必尊纓者不遲敏於趨事疾於駿奔匡者不邪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勅者不忽洞洞屬屬執玉捧盈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俎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詩緝云既戒謂尸出當奏肆夏戒謂預設以待之至後鼓鍾送尸始奏之也○箋云鍾鼓既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孝孫往位堂下西面位也祝

於是致孝孫之意告尸以利成尸節神者也神醉而尸謾送尸而神歸尸出入奏肆夏尸稱君尊之也神安歸歸於天也廢去也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不遲以疾為敬也祭祀畢歸賓客豆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客親骨肉

也○傳云燕私者燕而盡其私恩

劉公瑾曰儀禮主人之俎佐食

徹之尸俎則佐食徹而有司歸之賓俎則有司徹而歸之祝及兄弟衆賓之俎則皆自徹而出拜賓于門外而不敢留歸賓俎而不敢後所以尊賓也主人以阼俎豆籩及尸祝兄弟之庶羞宴族人于堂主婦以祝豆籩及姑姊妹之俎宴內兄弟于房所以親親也

唐應德曰此交神明之終逮群下之始所謂既盡禮於所尊遂致愛於所親者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殺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箋云燕而祭時之樂復皆入奏以安後日之福祿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女之殺羞已行同姓之臣無有怨者而皆慶君是其歡也小大猶長幼也同姓之臣燕已醉醕皆再拜稽首曰神嗜飲食使君

壽考此其慶辭惠順也甚順於禮甚得其時維君德能盡之願子孫勿廢而長行之○徐士彰曰有其舉之莫敢廢有其廢之莫敢舉順也雨露既濡有怵惕之心霜露既降有悽愴之心時也內則盡志外則盡物盡也○詩記云楚茨極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節致詳致備所以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力於神者詳觀其威儀之盛物品之豐所以交神明逮群下至於受福無疆者非德盛政脩何以致之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昞昞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傳云甸治也昞昞墾辟貌曾孫成王也疆畫經界也理分地理也南東或南或東也○集傳云疆者爲之大界理者定其溝塗南東其畝者順其地勢水勢之所宜○劉執中日周都于鎬距于南山其田獨廣故特舉言之○周之後王雖皆可稱曾孫

然唯成王為尤盛周家疆理之政考之周官皆至成王而詳備也周人因暴君慢其經界而思其先王疆理之政捨成王其誰哉

愚意當成王之時則可對先祖稱曾孫若後人追稱之恐不應爾則此詩疑成王時作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集傳云同雲雲一色也○傳云雰雰雪貌豐年之冬必有積雪小雨曰霡霂○箋云成王之時陰陽

和風雨時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

洽陸農師曰三農之事雪欲其盛而徧故曰雰雰雨欲其微而潤故曰霖霖

疆場翼翼黍稷或或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

壽考萬年

集傳云場畔也翼翼整飭貌或或茂盛貌○劉執

中曰疆場翼翼謂八家一井各有疆場萬井縱橫

左右翼翼也黍稷或或謂萬井棊布廣野或或成

文也公田收以為酒食祭祀陰陽和萬物遂而人

心歡悅以奉宗廟則神降之福故壽考萬年也○

詩緝云此年豐民樂祝頌其君之詞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蒞獻之皇祖曾孫壽考

受天之祐

箋云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疏

云古者宅在都邑農時則出而就田須有廬舍于

田中種穀畔上種瓜所以便地也○徐士彰曰瓜

即祭時登豆之物於時適值瓜熟故薦之凡天之

所生地之所產諸可薦者莫不成在示盡物也

祭以清酒從以騂牲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

取其血骨

集傳云清酒清潔之酒鬱鬯之屬也○傳云駢牲

周尚赤也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箋云毛

以告純也骨脂膏也血以告殺骨以升臭合之黍

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

如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

泉灌於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鬻蕭合羶

蒨凡祭○劉執中曰王親執鸞刀以啟牲耳之毛慎諸此

豆薦其血蕭蕪其骨○王介甫曰必親與者子孫

之養祖考當自致其力故也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

萬壽無疆

傳云烝進也○董氏曰苾苾芬芬香氣上達也

孔明謂甚辨治皇大也明也言其靈爽赫然昭

著也介大也特也言其福之大莫之與匹也

李迂仲曰數詩詞雖不同其義則一皆是言福祿

之報本於祭祀又本於黍稷也張文潛曰受莫大

之福而其君有安寧壽考之樂此天下之至美極

治之際也而其本出於倉廩之盈原隰之治田廬

之脩蓋衣食不足於下則禮樂不備於上禮樂廢則亂隨之而起惟田事備而衣食豐衣食豐而禮樂備禮樂備而和平興和平興而人君有安寧壽考之盛此詩人深探其本要其終而言之序如此也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傳云倬明貌陳舊粟也尊者食新農夫食陳耘除

草也耔雖本也烝進髦俊也治田得穀俊士以進

○箋云倉廩有餘取食其陳所以紓蓄滯亦使民

愛存新穀○詩緝云我農家自我也農人操作之

人耳非必上人給散於民間也○集傳云自古既

有年矣今適南畝農人方且或耘或耔黍稷又已

薿薿茂盛是又將復有年也○詩記云周王適南

畝以勞農見農夫散布田野或耘或耔而其黍稷

薿薿然而盛乃相助而休息之又於間進其髦俊

者以勞勉之古者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焉管子

曰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秀民即詩所謂髦士也○詩緝云攸介攸止烝我髦士若卿大夫與其賢者能者遂大夫帥其吏而興氓皆有司之事也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傳云噐實曰齊在噐曰盛社后土也方迎四方氣於郊也田祖先嗇也穀善也○箋云秋祭社與四

方為五穀成熟報其功也御迎也設樂以迎祭先嗇謂郊後始耕也○詩緝云此述秋報春祈之事也田已臧矣而又祈年者欲續豐年於無窮也○

王介甫曰樂歲則士女多賴故云以穀我士女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攘其左右掌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箋云曾孫成王也饁饋也田峻司嗇也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也○詩記云省耕之時曾孫在上畊者在下田峻往來其間勤勞而撫摩之熙然其若

一家也曰攘者喜之甚而取之疾以言其相親無
間也不曰喜而曰不怒者若不敏於事則怒矣見
其喜怒欣戚專在於農也○詩緝云至喜者至而
喜之也攘却也却其左右而親為嘗也曾孫無所
譴怒而農夫自敏於事不待督趣也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
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
無疆

集傳云茨屋蓋也梁車梁也如茨言其密比也如

梁言其穹隆也京高丘也有坻水中高地也○
云禾穀委積之多於是求千倉以處之萬車以載
之言年豐收入踰前也○詩記云黍稷稻粱農夫
之慶蓋農夫視黍稷稻粱之豐以為天下之美盡
在此矣不知其他也○詩緝云時和年豐禾穀充
積農夫喜悅歸思於君以為皆吾君之稼吾君之
庾謂秋毫皆君賜也未刈之禾曰稼露積之禾曰
庾農夫喜慶不忘君恩祝君以福祿壽考也
大田刺幽王也

詩原
小雅
補傳云大田疑為省斂而作其間雖及田祖與雨之祝蓋備陳田間之事耳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疏云種擇其種也戒勅備具也○箋云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季冬命民出五種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此之謂戒備至孟春土長冒櫛陳根可拔而事之○傳云覃利也庭直也集傳覃音剡蓋本易剡木為耜之文愚意覃盡也○集解云若順耜利則入地能盡故謂覃為利

也百穀暢茂順曾孫之欲也○鄒嶧山曰國家之財用於是乎出民生之殷阜於是乎成所以豐年為順曾孫之欲

既方既臯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蠹賊無害我田稗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箋云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盡堅熟矣盡齊好矣而無稂莠釋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致之○傳云實未堅者曰臯稂童梁也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蠹食

節曰賊炎火盛陽也○詩緝云此述穀之生成無害而歸功於神若有以相之然

童梁蓋腐敗於芦中者以其不能長成故曰童梁○秉畀炎火意即謂人間之火蓋望其殺之之快如投之火云耳不必精求也傳箋謂盛陽之氣能消虫害則諸虫多生於亢旱而蝗為甚又非盛陽之所能消矣○淮南子云煩氣為蟲大抵陰陽不和之所致然正氣勝則邪氣消毛鄭亦自有見也

有滄萋萋興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釋此有不斂穡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傳云滄雲興貌祈祈徐也○集傳云穡束也秉把也滯遺棄也○箋云百穀既多種同齊熟收刈促遽而有不獲不斂遺秉滯穗故聽矜寡取之以為利

滄水雲也萋萋鬱勃貌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姚虞佐曰前篇曾孫來止省耕也此曾孫來止省
斂也一耕一獲皆來視焉此方是知小民之依。
集傳云精意以享曰禋。○傳云駢牛也黑羊豕也
○箋云陽祀用駢牲陰祀用黝牲
田峻至喜樂豐年也幸有光也非喜曾孫之來
亦非以酒饔勞衆

按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皆摹寫盛世農
家景象絕無諷意朱子疑其為正雅錯脫在此
是也世儒幽雅幽頌之說蓋亦以類相從耳愚

意成王頌中多言農事蓋疆理之制至成王始
大備曾孫雖無定屬而詩中稱成王者為多則
此諸篇當為成王之正小雅且成王盛世作者
彬彬不應獨闕小雅而刺幽者又不應如是之
多其為錯簡無疑也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

集傳云此天子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
美天子之詩

愚意此當是營洛之後成王始會諸侯于洛故

詩原
以洛水起興而美其事若果如序言何全無諷刺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
朱云興君子至止福祿如茨
駘有奭以作六師

傳云洛宗周漑浸水也泱泱深廣貌○詩故云如茨謂福祿比密如屋之覆茨無所漏也○集傳云君子天子也駘茅蒐所染衣也駘鞞也合常爲之周官所謂常弁兵事之服也作猶起也六師六軍也言天子至此洛水之上御戎服而起六師也○

徐士彰曰久安之師必玩玩者吾勵之不教之師必弱弱者吾奮之皆所以鼓其氣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傳云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也天子玉琫而珌珌諸侯盪琫而璆珌大夫鏐琫而鏐珌士琕琫而琕珌○徐士彰曰惟安不忘武故能潛消天下不軌之心萬年保家邦自是實理非祝願也

按卒章言福祿既同則此詩乃言朝會之事朝

會而戎服作六師蓋先行蒐狩之禮也箋謂爵命賞賜愚求之未得其解至世子除服之說則更鑿矣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集傳云同聚也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

集傳云此天子美諸侯之詞蓋以答瞻彼洛矣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也我觀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

兮是以有譽處兮

詩故云裳裳者華蓋華之繁盛好下垂者疑即今所謂棟棠迎春柳之類以其好下故曰裳裳其葉光澤故曰湑兮○集傳云我觀之子則其心傾寫而悅樂夫能使見者悅樂之如此則其有譽處宜矣

譽者光榮安樂之意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觀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詩原 小雅
傳云芸黃盛也。○詩緝云老子曰夫物芸芸言是子文章之美如華之盛宜蒙君之寵錫。○集傳云有較則有福慶矣。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覲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詩故云棟裳正視則黃覆視則白故曰或黃或白喻諸侯恭敬有光儀也。○集傳云此章言其車馬威儀之盛。○章小東曰四馬六轡常飾耳惟四馬皆駱六轡沃若而升車攬轡之間操縱有節疾徐有度即此見其能飭威儀而謹侯度矣。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集傳云左無不宜右無不有言其才全德備惟其有之於內是以形之於外無不似其所有也。

維其有之是以似之維其內有恭順之實德是以外有恭順之容儀也似者肖其衷也。

桑扈之什

桑扈刺幽王也

詩原
集傳云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也與君子樂胥受天之祐

傳云鶯鶯然有文章胥胥也○詩故云桑扈戴勝也季春來降于桑交交群鳴應候而至喻諸侯時見不違禮也鶯與瑩通謂其毛羽光澤也○集傳云君子指諸侯胥語辭君子樂胥則受天之祐矣觀卒章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則樂胥亦當指燕飲之時為言樂胥云者足以洽情而不逾禮也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傳云領頸也○劉執中曰領所以首出於身者欲有作為未動其羽而先奮其領文彩四張鶯然可愛○王介甫曰屏之為物禦外以蔽內也○集傳云萬邦之屏言其能為小國之藩衛蓋任方伯連帥之職者

有鶯其羽泛喻群辟有鶯其領又喻群辟中之項領○大國之君雖燕樂而不敢驕慢則萬邦孰不帖然故云萬邦之屏若為之屏障禍亂也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傳云翰幹憲法也那多也○集傳云戢斂難慎也
○王介甫曰戢則不肆不放逸難則不易不傲慢
然則受福豈不多也

之屏之翰言其職任之重百辟為憲言其觀法
之廣見其不可不斂戢而畏慎皆以示戒非稱
譽之詞也○易曰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此戢之受福也又曰晉如愁如晉如摧如受茲
介福于其王母此難之受福也戢難受福反此
可知矣禮射侯詞曰若女寧侯母或若女不寧

侯不朝于王所故抗而射女不戢不難而欲受
福之那可得乎凡宴會諸侯之詩皆寓此義

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箋云兕觥罰爵也

埤雅云兕善抵觸故先王之制
罰爵以兕角為之酒陽物也而

善發人之剛其過則在抵
觸故先王之制此以為酒戒

○詩緝云美酒過度則

及亂常思溫克則兕觥設而不用矣○集傳云交
際之間無所傲慢則我無事於求福而福自來求
我矣

交者諸侯上交于天子匪敖謂謹恪也○諸侯

之萬福與頌天子者夙乎不同但能敬慎則萬無一失有可嘉而無可譴即謂之萬全即謂之萬福矣

鴛鴦刺幽王也

集傳云此諸侯所以荅桑扈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

也興

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傳云鴛鴦匹鳥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時於其飛乃畢掩而羅之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傳云在梁戢翼言休息也○箋云梁石絕水之梁

戢斂也鴛鴦休息於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斂其

左翼以右翼掩之自若無恐懼○張子曰禽鳥并

棲一正一倒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

防患於外蓋左不用而右便故也

乘馬在旒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傳云摧莖也秣粟也○箋云無事則委之以莖有

事乃予之以穀○集解云艾老也言以福祿終其

身也

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箋云綏安也

集解云鴛鴦匹鳥也方其止而取之則盡之矣故
於其飛而取之惟俟其飛而後取故其在梁者戢
翼而安也馬之在牧者無所用之則委之以摧其
在廐者用其力則加之以秣言君子之於物將用
其死則不忍絕其類將用其力則不敢薄其養此
天下所以願其萬年而享福祿也

按兩章皆言乘馬在廐摧秣雖上下顛倒錯綜
以成文耳皆言其養之於無用以俟他日之用
也或云摧以服之秣以養之一章已盡其義再
言之者以配上鴛鴦二章故也

此詩集傳寥落無味傳箋似之但謂交物有道
奉養有節每章舉一有何不可而獨舉鴛鴦與
廐馬也竊意鴛鴦于飛畢之羅之以喻妄動之
罹法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以喻善良之安寢此
二節言刑罰之常也摧之以喻平時之愛養秣
之以喻有事之加恩此二節言恩賞之當也刑

賞皆當則下協輿情上合天心其福祿之長享也宜矣。○集傳與詩故皆謂諸侯答桑扈細玩亦似蓋首節言妄動之罹罔羅以喻不敬之獲譴所以答不戢不難受福不那之旨次節言不動之安寢以喻恭順之獲福所以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之旨末二章言居常受國之祿養有事復受國之寵錫所以答之屏之翰之旨或者其然也

頌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此詩隱諷切諫俱有之非前八篇比也宜遵序說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云賦而興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傳云頍弁貌

說文云頍舉首貌。許氏曰頍弁皮即古規字規為員者弁之貌也

弁也

周禮玄冠以燕群臣皮弁以燕兄弟

蔦寄生也女蘿菟絲松蘿

也喻諸公非自有尊託王之尊奕奕然無所薄也

○箋云幽王服是皮弁之冠實維何為乎言其宜以宴而弗為也旨嘉皆美也女酒已美矣女殽已美矣何以不用與族人宴也况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至親君子斥幽王也○埤雅云蔦之為物寄生而女蘿浮蔓尚得施于松栢可以人而不如乎且姓同本而生族同支而出則與寄生浮蔓者異矣○陳行之曰蔦蘿附松栢以生猶兄弟親戚附天子以為宗非惟情相固結其勢亦與國同休戚者○詩緝云未見則憂既見則喜一見之間關情如此者以死生存亡同之思得効其忠告豈為區區之禮哉

奕奕長也或曰猶耿耿也○諸章俱言庶幾皆未見而望見之詞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揚氏曰時時物也如春食麥與羊之類○傳云怲怲憂盛滿

也

期者意所屬也實維何期言服此將欲何為乎
有頽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
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
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王介甫曰實維在首言弁徒在首而不知用禮以
稱之○集傳云阜猶多也○劉執中曰甥舅謂母
姑姊妹妻族也○說文云霰稷雪也言其散粒如
米○箋云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
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喻幽王之不親

九族亦有漸自微至甚如先霰後大雪○詩緝云
霰集雪即繼之喻死亡之兆已見近在旦夕無多
日矣縱得見王其能幾乎當急與族人飲酒相樂
於今夕蓋王今維宴而已言今夕謂未保明日之
存亡謂維宴言天下之事已無可為惟須飲耳其
詞甚迫矣豈真望王宴樂之哉

車臺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讒巧德澤不加於民
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

問關車之牽兮思變季女逝兮
耗云興賦匪飢匪渴德

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傳云間開設牽也變美貌括會也。○集解云幽王娶褒姒以亂政小人並進故君子思具車以逆賢女雖飢渴而不顧庶幾內有賢妃德音來會雖無好友以事王姑以奉王燕喜之樂猶愈於小人也。○集傳云匪飢也匪渴也望其德音來會而心如飢渴耳。○詩緝云凡人得同志相愛之友則飲酒樂甚但迎得此女雖無好友維尋常之人亦可燕而喜樂也。

愚意括者揜束之義。○當時賢哲率已引遯故曰雖無好友言賢者雖未能驟返而內有啟牖王心之人庶幾挽回有漸已可用是而宴喜矣。依彼平林有集維鵲朱云興也辰彼碩女命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傳云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鵲雉也。

薛綜云雉之健者為鵲尾

長六辰時也。○詩緝云王后褙衣畫翬翬雉之五

采成章者也。鵲雉之一種以喻后妃林集維鵲興王宮之貴宜有賢女居之也。爾指碩女也。幽王昏

亂惟婦言是用法家弼士之言不見聽矣故思得
賢女教誨之耳○徐子先曰譽樂也即韓姑燕譽
之譽

辰猶遲也言計日以待之也好爾無射冀王寵
信之而無厭射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穀式食庶幾雖無德與
女式歌且舞

詩緝云設言與朋友飲食相樂且相謂曰彼賢女
雖無恩德及女然相與歌舞不能自己也樂賢女

如此則惡褒姒甚矣

內有賢妃德澤豈必驟降而轉移有機已足歌
舞而相樂矣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
我心寫兮

本義云陟岡析薪言得之易也○錢氏曰鮮希有
也

陟高岡斯得柞薪矣安知通邑大都無復碩女
乎鮮猶云萬一也萬一得見其人庶幾此心得

以輸寫乎寫者寫其憂思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駢駢六轡如琴觀爾新昏以慰我心

集傳云仰瞻望也景行大道也如琴謂六轡和調也○詩緝云言賢女如高山景行之可尊仰也故願具四馬往迎之

史記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此詩之旨意正如此言望之而不可即歎此女之難得也四牡駢駢六轡如琴言其車馬徒

具而無所用之也求復惓惓致其屬望之意

潘筮江曰思季女若飢渴而不傷極燕喜而不淫關雎之後吾取車牽馬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耗云興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傳云營營往來貌樊藩也○程子曰讒人之情常欲污白以為黑而其言不可以直達故必營營往來○詩記云營營青蠅止于樊行且至于几席盤盂之間矣盖憂之也○詩緝云青蠅變亂黑白誣

蟻善類驅去復還如小人之易進難退止于樊而

入宮室不但止樊而已王者宜防其微也○豈弟

樂易也持心樂易則讒言遠猜忌則讒易入劉執中曰

蛆蟲所變者青蠅也其飛之聲則營營然亂人之聽其止於物則穢敗之又從而生蛆復變為蠅其穢敗於物無極也

蠅能深入曲房有隙即投似讒人之奸巧又能

噴膚使人煩心坐寢不寧似讒人之利口中傷

青蠅蠅之青色者今所謂綠豆蠅也其子著物

須臾成蛆物輒腐穢又似讒口之敗壞善類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集傳云棘所以為藩也

棘蝟集物所難入者也而青蠅能入之以喻禍亂之剌人之所爭避也而小人喜趨之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傳云榛所以為藩也

枝葉之繁密者無過於榛而蠅亦集其中喻人

之情好雖密而讒人無不能離間其間也二節

取譬各有義意槩之曰藩恐溺其旨

詩原小雅

百七十四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人君臣
上下沈湎淫液天下化之武公既入而作是詩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般核維旅酒既和旨
飲酒孔偕鍾鼓既設舉疇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
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詩緝云左右賓主分為左右秩秩然有序也○傳

云楚列貌殺豆實也核加籩也

箋云豆實菹醢也
疏云籩實榛棗桃

梅之屬旅陳也大侯君侯也抗舉也○箋云左右
謂折旋揖讓也先王將祭必射以擇士孔偕威儀

齊一也言主人敬其事而參賓肅慎鍾鼓於是言
既設者將射改懸也獻猶奏也各奏其發矢中的
之功也射者與其耦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
求爵女○射義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
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養也
○詩故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明不以飲為榮也
舉疇逸逸言安靖也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絜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
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

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傳云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手取也室人主人也
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
于次又射以耦賓也○姚虞佐曰廟中禮度有百
其多舉其儀制之大曰有壬盡其節目之詳曰有
林○王介甫曰大射禮為將祭擇士故也既祭矣
於是乎燕燕則又射先王用酒常以祭祀其飲也
常以射射必有禮樂有大禮斯有大樂以和之籥
舞笙鼓樂既和奏所謂有備樂也烝衍烈祖以洽

百禮所謂有備禮以成之也室人主黨也其湛曰
樂各奏爾能則於是又射矣賓載手仇室人入又
則賓主皆善射矣賓黨射則手敵主黨射則又手
敵○箋云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
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為加爵○陶逸則曰以奏爾
時言如此獻酬之後以時奏進猶云適當其時使
飲者朝不廢朝莫不廢夕以及下沉湏無度之意
飲食和暢曰衍○禮樂相為參合凡百禮節與
樂和會自覺有津津融洽之意故曰以洽百禮

○時即獻酬之時獻酬之禮有一定之節度適當其時而酌此爵是時可以進而進也

按飲酒孔偕舉醕逸逸以祈爾爵酌彼康爵言古人何嘗不飲然皆以行禮而有節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僂僂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忸忸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傳云反反言重慎也幡幡失威儀也抑抑慎密也忸忸媢媢也秩常也○詩緝云僂僂軒舉之貌○

劉執中曰君臣賓主各有定位以象天地日月之居其所今則舍其坐而遷其位是君臣可得而亂也賓主可得而易也○董氏曰犯貴朝廷犯齒社席所謂不知其秩也

反猶退也覺縱即收是曰反反

徐子先曰首章次章皆飲之善者正古人所行可為今日之法凡飲酒者皆能如此亦何惡於飲柰何今之淫酒毀常大異於是耶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邊豆屢舞僂僂是曰既醉

詩原
小雅
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傚傚既醉而出竝受其福
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傳云號呶號呼謹呶也傲傲舞不能自正也傚傚
不止也○集傳云郵與尢同過也側傾也俄傾貌
○劉執中曰但見側其弁俄然而頽矣○箋云此
更言賓既醉而異章者著為無筭爵以後也○詩
記云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
執脯以賜鍾人于門內雷遂出卿大夫皆出所謂
既醉而出也○疏云未醉無失為有德既醉為愆
以喪之故曰伐德○詩緝云飲酒之所以孔嘉者
惟其有令儀耳今何其不令也

既醉而出不過清寧無事耳何福之云然以伐
德者反觀之則其為福也大矣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減
不醉反耻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
由醉之言俾出童殺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詩緝云今此飲酒或有醉者亦有醒者既立之監
以正其禮又佐之史以書其過正欲防失禮者耳

彼醉者失禮而不善乃反以醒者為耻非立監史之意也○童羊無角殺未有無角者彼醉之言如使出童殺一以無為有謂其言語無倫如此○集傳云女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識矣况敢又多飲乎丁寧以戒之也

式勿從謂言其昏悖狂肆之甚使人無從告語也匪由謂不由禮道俾出童殺言信口亂道渾不經思漫不循理也夫口出好興或縱誕至此禍幾豈可測哉三爵不識乃武公自諭已意也

言三爵方畢已恐其昏眊不辨不識儀節矣况敢多又乎多又者又而復又相續不已也玉藻云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

徐子先曰衛殷墟也康叔衛始封之君也殷俗沉湎而武王封康叔作酒誥以戒之意念深矣賓進之作其真能率由祖宗之訓者與夫武王告康叔本以禁其飲也而反曰腆解致用酒曰飲食醉飽曰自介用逸武公刺沉湎宜其痛絕之也而反曰

飲酒孔偕曰酌彼康爵曰並受其福而先王所以
備酒禍者要自有在非必並孝養羞者燕射祭饗
而一切廢絕之也故曰太上因之其次利導之其
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周衛二武
其知此義也夫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
自樂

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傳云頌大首貌○詩緝云水深則魚樂故以躍淵

縱壑為得所今淺水生藻而魚在焉露其頌然之
大首喻民之窮蹙窘迫也民失所而王獨樂其能
久乎○集解云魚何在亦在藻耳其所依者至薄
也然其首頌然而大自以為安不知人得而取之
也今王亦在鎬耳寡息無助天下將有圖之者而
飲酒自樂恬於危亡之禍亦如是魚矣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傳云莘長貌○劉執中曰有莘其尾者飽滿無虞
則戲於水面既升而露其首又降而露其尾莘然

其長矣。○詩緝云魚在淺水之處逃竄窘迫首尾俱見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詩緝云藻在水之中蒲生近岸則水又淺矣愈更窘迫也而幽王安然不知危亡之將至

魚之首尾俱見則水之淺可知其去涸也幾何而魚不知也方以在藻為樂以依蒲為安喻當時海內耗竭其去亡也幾何而王曾不知猶宴然在鎬而燕樂也首大尾長魚之瘠者也王方燕樂何以瘠魚為喻曰民實瘠矣君安得獨肥以其位寄托於涸澤之上非君子所以藏身之固也蘇嚴義長舊以在藻依蒲為得所頌首莘尾為魚肥愚未敢從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興也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

傳云菽所以芼太牢羊則苦豕則薇君子謂諸侯

也玄衮卷龍也白與黑謂之黼○箋云賜諸侯以車馬言雖無予之尚以為薄玄衮玄衣而畫以卷龍也○集傳云黼如斧形刺之于裳○陳行之曰上公九章其服用衮古之諸侯豈皆上公而有是賜哉詩人取其賜予之至厚者耳

愚意采菽采芹當以諸侯之享禮言菽芹者言其物之微也筐之筥之言其禮之虔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然則諸侯誠有享上之忱即微物亦足以將之矣諸侯以菽芹來而

天子以車馬衮黼報所謂厚往而薄來也

甬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駉載駟君子所屆

傳云甬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淠淠動也嘒嘒中節也○箋云芹菜也可以為菹采其芹者尚潔清也○王介甫曰嘒嘒言其聲之細無敢馳驅故也○集解云觀諸侯之禮儀者勿問他觀其旂之淠淠而徐也其鸞之嘒嘒而和也吾以是知其有禮矣○詩緝云屆至也言見其參駟之馬是諸侯來

朝而至

甯沸檻泉喻侯國也山水貨財所殖故言財貨之府者多以為喻泉之生物多矣而獨采其芹喻侯國雖財貨之藪而所將者無幾也芹潔亦見敬意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紆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傳云諸侯赤芾紆緩也○陳少南曰芾裳幅舄昭其度也幅雖微而有差等之度故并觀之○朱備

萬曰禮以齊邀為敬彼交匪傲則萬福之所求彼交匪紆則天子之所予天子所予即福祿所申也交者交于上也匪紆言謹飭也通承上文不專指章首二句○樂只君子即易所謂康侯禮所謂寧侯也天子命之福祿申之即易所謂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者也

維柝之枝其葉蓬蓬興也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

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傳云蓬蓬盛貌殿鎮也平平辯治也○詩緝云葉

以芘枝枝以衛榦枝葉相承而根本堅固喻諸侯
及其臣上下相承以衛天子而國家又安○劉執
中曰柝之枝葉所以茂盛者皆由根本堅固氣脉
盛大俾之然也根本天子也枝葉者諸侯也氣脉
者朝廷之寵命也葉之蓬蓬者根本氣脉之所及
然葉之蓬蓬反以衛其根株而為之堅固猶天子
寵錫諸侯俾之茂盛反能殿天子之邦而益朝廷
之固也○章小東曰來則增重王都歸則藩衛王
室故曰殿天子之邦○王介甫曰萬福攸同即所
謂並受其福也

平平者敦慤馴謹之意

汎汎楊舟緋纒維之

朱云興也

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

君子福祿脆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傳云緋綵也纒綉也明王能維持諸侯也葵揆也
脆厚也戾至也○集解云天下之諸侯撫之則懷
棄之則去亦如舟之無定耳古之明王揆其所欲
而厚之以福祿則無不至者今幽王安於佚樂而
忽遺之則是亦戾王而已無復懷者矣

上章申言諸侯之媚天子此章申言天子之懷
諸侯○脆百葉也言其福祿駢臻如百葉然○
末二句乃思古傷今之意戾乖違也是指古道
如上文所陳也亦是戾矣言與古道相乖也優
哉游哉猶優哉游哉惟以卒歲之意蓋無聊之
辭也或曰優游怠緩貌言天子慢戲諸侯不加
之意也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
故作是詩也

前漢杜鄴云人情息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
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常棣角弓之詩所為
作也

駢駢角弓翩其反矣

與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傳云駢駢調和也○詩緝云弓之為物其體往來
張之則內向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喻親族親之
則附疎之則離今王疎遠親族親族之心皆離猶
角弓之弛翩然而反矣王不宜疎遠如是也○集
解云弓之張也挽之而體節皆應及其弛也翩然

而反節自為處其勢無以相及○箋云胥相也骨肉之親當相親信無相疏遠相疏遠則以親親之望易以成怨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傲矣

箋云言上之化下不可不慎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

箋云令善也○傳云綽綽寬也裕饒瘡病也○詩故云綽綽有裕言能相容忍也交相為瘡言相為蟲賊也○徐子先曰衛叔寶云人有不及可以情

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况兄弟之間乎雖或以不善相加遺不無出於過誤吾惟以慈念攝之雅量容之則弘忍所化怨毒俱消矣若斤斤不少假借彼以逆來吾以逆往情散而不屬釁構而日深惡稔禍積何時已乎詩言綽綽有裕其旨深矣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箋云良善也民之意不獲當反責之於身思彼所以然者而恕之無善心之人則徒居一處怨恚之○集傳云相怨者各據其一方耳若以責人之心

責已愛已之心愛人使彼已之間交見而無蔽豈
有相怨者哉。傳云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
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
詩緝云各執一偏不能參彼已之曲直故但知怨
入而不思已過然其端甚微或止因受爵失辭遜
之節而或至於亡其身亦可念矣欲王濶畧兄弟
之小過也爵酒杯也失意杯酒之間以亡其身如
田蚡灌夫是也

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朱云此也如食宜餽如酌孔取

詩故云老馬識道引駒而行數數反顧恐其失路
也王為諸侯宗主可以不顧其後乎如恣口腹而
飲食則有醉飽之失矣由其不顧後患故也。鄧
容歸曰飲食過反吐曰餽

老馬宜識道今乃如駒猖狂而前不知反顧以
喻人齒既長縮練更歷宜有遠慮而乃如童子
蒙昧無識徒計目前也此蓋刺王浚削其下悖
入必且悖出此不終日之計耳如飲食無度竟
何益耶

母教猥升木如塗塗

附朱云此也

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劉執中曰小人之為不善皆其所自能今王又踈

薄骨肉為不善于上以倡之是教猥升木非所以

為上之道也先王有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正其五

品為之孝友此之謂徽猷○詩緝云屬聯屬也

按首二句語氣相承如塗塗附乃比中比也教

猥升木則人心日以偷薄世道日以蠱壞如塗

附塗轉加汚濁矣

雨雪漙漙見晁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傳云晁日氣也○詩緝云王既信讒則兄弟之間

遂成疑怨如雨雪漙漙然陰氣盛也雪雖盛纔見

日氣則消融非難去也喻兄弟一見王有恩義則

疑怨皆釋然矣柰王莫肯以恩下及骨肉數數驕

慢居之不疑曾無遷改耶○詩故云雨雪見日則

消喻薄道之難自久也嚴說溫厚朱說痛切未審原旨定何如姑并存之

雨雪浮浮見晁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傳云浮浮猶漙漙也流流而去也○詩記云雨雪

浮浮見晁曰流其易消如此柰何王且視宗族如

髦鬢而不之願則浮浮之雪豈有消流之望乎○
集傳云如鬢如髦言其無禮義而相殘賊也

苑柳刺幽王也言王之不可朝事也

有苑者柳不尚急焉興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
之後予極焉

傳云苑茂木也踴動暱近也○集傳云彼有苑然
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不庶幾欲就止息乎以此
人誰不欲朝事王者而王甚威神使人畏之而不
敢近耳使我朝而事之以靖王室後必將極其所
欲以求於我蓋諸侯皆不朝而已獨至則王必責
之無已如齊威朝周而後反為所辱也

苑柳以此盛王能優禮諸侯者蹈矜蹈也足高
氣揚之意極窮極也言終見窘迫

有苑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察焉俾予靖之
後予邁焉

傳云愒息察病也○集傳云邁過也求之過其分
也

愚意邁者凌越而蔑躡之

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彼入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
居以凶矜

箋云傳臻皆至也彼人斥幽王也鳥之高飛極至
於天耳幽王之心於何所至乎言其轉側無常人
不知其所屆。集傳云居猶徒然也言其驕縱無
極如此豈予能靖之乎乃徒然自取凶矜耳。姓虞
佐曰

遭此禍而可。詩記云居以凶矜即角弓所謂式
隣曰凶矜居婁驕也蓋於是乎絕意於王室矣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
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董氏曰緇衣公孫尼子作也其書曰長民者衣服不
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序蓋雜出于古之
遺言也

集傳云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
儀容之美而作此詩以歎息之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
萬民所望

傳云周忠信也。箋云古明王時都人之有士行

者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其動作容貌
既有常吐口言語又有法度文章其所行要歸于
忠信萬民咸瞻望而做法之○陳少南曰著其衣
服容貌言行見其表裏如一○詩緝云一章述古
之長民者序所謂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
也京師首善之地四方所則倣此詩周人所作故
述王都之俗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
我心不說

傳云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也緇撮緇布冠也
綢密也○箋云臺夫須也○詩緝云二章述王都
民俗之美所謂民德歸一也以緇布為冠撮持其
髮謂之緇撮臺笠緇撮言儉素也君子家之女其
為髻密而直如其本髮亦儉素也張子曰綢直一
如髮之本然謂不用髮髻為高髻之類○張敬夫
曰首章論長民者故不言女以下則統言男女
彼都人士克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
我心苑結

傳云琇美石也○箋云言以美石為瑱吉讀為姑
尹氏姑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家女
咸謂之尹氏姑氏之女言有禮法苑猶屈積也○
李迂仲曰周之所謂尹吉如晉之所為王謝○姚
虞佐曰凡國人趨向率効大家所謂故特稱尹吉
謂之尹吉猶今稱某家粧束耳非必謂其人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我不見兮
言從之邁

傳云厲帶之垂者○箋云厲鞶厲也鞶必垂厲以
為飾蠶螿蟲也尾末捷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
○章小東曰言從之邁即聊與子同歸意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旒我不見兮
云何盱矣

箋云旒枝旒揚起也○集解云帶由其自餘而垂
之髮由其自揚而卷之言古之為容者從其自然
而非強也○徐子先曰服飾氣象固欲其盛美而
有意文飾亦非盛世之象故以自然閑美不假脩
飾為稱盱懸望也

有旃者言其層疊如旃也猶今稱美髮者為鬢雲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

劉執中曰周襲商制王畿之外疆天下為八州州建牧以統七卒卒建正以統三連連建帥以統兩屬屬建長以統五國國建侯以統其民國有不順則正之以屬屬弗制則正以卒卒弗制則正以州州弗制然後大司馬提六軍起鄰牧正以九伐之法則王者之師未有踰時而在外者幽王失道諸侯不朝大司馬不能呼吸天下州牧卒正連屬不能正其所部而鄉遂之兵久戍于外過期不返與古異矣

終朝采綠不盈一朶

云賦云興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傳云兩手曰朶局卷也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箋云綠王芻易得之菜也終朝采之而不滿手怨曠之深憂思不專於事○詩緝云髮久不擲則曲局而不舒

髮曲歸沐亦偶興此念或姑為此語以謝人耳

采綠而不能盈，采又安知其歸而能畢沐耶。○
按：下章曰「采藍則綠，疑亦藍之類耳」。今藍亦可
以染綠，而槐藍色尤濃豔，或是此種，非必菜也。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為期，六日不詹。

箋云：藍，染草也。○傳云：衣蔽前謂之襜。○集傳云：詹與襜同，五日為期，去時之為也。六日不詹，過期而不見也。

之子于狩，言韞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箋云：之子，謂其君子也。于，往也。綸，釣繳也。君子往

狩，與我當從之。為之，韞弓其往釣，與我當從之。為

之，繩繳。

綸者代為理之，箋疑未確。

○詩緝云：言其夫在家時如

此，今遠行從役，久而不歸，思其如此而不可得也。其釣維何，維魴及鱣。維魴及鱣，薄言觀者。

疏云：上章兼有狩，此偏言釣者，因上章釣文在下

接而申之。○董氏曰：維魴及鱣，薄言觀者，言其得

魚之多，使觀者樂也。○詩緝云：此亦述其君子在

家之事。徐士彰曰：自是以後，雅之音響漸入于風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

職焉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也興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傳云芄芄長大貌○箋云興者喻天下之民如黍

苗然宣王能以恩澤育養之亦如天有陰雨之潤

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將徒後南行衆多悠悠然

召伯則能勞來勸說以先之○詩緝云宣王時穆

公既營謝邑又平淮夷戍後勞矣而穆公能推宣

德意以藉撫存之故荐遠役而不怨刺今不然也

悠悠者徐緩之意言無所迫促也○此章與下

泉卒章畧同而宣王之與文王則有間矣即不

敢望盛周至慕宣王時事而不可幾不亦深可

慨哉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箋云集猶成也○詩緝云此述營謝之役召公憫

役夫之勞乃歷呼其人而諭之曰比及營謝功成

蓋云歸哉示之歸期以安其心也○王介甫曰召

伯之遇役夫如此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詩緝云此章言平淮之後。王介甫曰召伯之遇
征夫如此。箋云歷述此者刺今行役曾無休息
時

述召伯語軍士而諄諄曰我其一體相恤之情
可想見矣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詩緝云此章以下又總言二役肅肅嚴正者謝功
也烈烈威武者平淮也

此章言其體恤士卒故不勞而事舉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傳云土治曰平水治曰清。詩緝云營謝有徹田
土之事平淮有徹疆土之事皆相其原隰之宜通
其水泉之利也。王國賢曰至徹田徹疆之事而
後功成故皆舉其終事言之

王心則寧見此役既竣則王心安靖更無他思
不復生事擾民也今幽王不恤征役人不堪命
而王曾無悔禍之心將士又不體念故思往事
以歎今之不然。中三節刺其主帥皆於言外

詩原 小雅
示諷未節刺王則辭旨更微矣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以事之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興也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傳云阿然美貌難然盛貌有以利人也思在野之君子而得見其在位喜樂無度。詩緝云桑嘉木可以為衣故南山有桑以喻賢者隰桑枝葉美盛喻君子雖處窮約而英華發外也我若見此君子其樂如何哉。○詩故云桑以飼蠶宜植宅畔今云

隰桑則處下濕之地去人遠矣以其不復見采故深歎息之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傳云沃柔也。○劉執中曰沃謂長茂光潤如膏之飫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傳云幽黑色也膠固也。○章小東曰既見君子則喜其德音之相契而固結不解鄒陽所謂堅如膠漆是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集傳云遐與何通遐不謂矣言中心誠愛君子既見何不遂以告之。徐士彰曰非不欲道也不能道也唐人詩曰胷中辟積千般話到得相逢一句無。詩緝云心愛此君子但遠在郊野不得一見而傾寫之藏之於心何日忘之乎

愚意藏此語不若謂藏此人味尤雋永

白華用人刺幽后也

程子曰詩以刺王序誤作后大意刺王專寵失上

下之分耳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

毛云興之子之遠俾我獨兮朱云此

傳云白華野菅也已漚為菅。疏云刈白華已漚

以為菅又取白茅纏束之。程子曰白華則漚以

為菅白茅則用之裹束物之美惡其用各有其所與尊卑上下各有其分今王亂上下之分而遠棄

我俾我窮獨失所也。詩緝云周人代申后言之

王氏謂菅譬則后茅譬則妾愚意白華白茅皆野草之微者無甚貴賤以喻嫡庶恐非其倫今

合二章觀之詩人之意或謂白華已漚而為菅
白茅已刈而成束都無生意不足以承膏露之
澤以况衰媼母子不足以當王之寵眷也故下
章云英英白雲露彼菅茅蓋草色全經細雨濕
之意○之子之遠言與王睽違而不得近也直
云遠我戒味俾我獨兮代后語也○按詩人之
所直者君內之所不直者君外之故王而曰之
子外之也后而曰我內之也雖代申后言而美
刺已寓其中矣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

朱云此也下同

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傳云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微不

著無不覆養

疏云以今觀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有露言露亦有雲者露雲氣微不映

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濃霧合則清且為昏是亦露之雲也

○程子曰

天步時運也天露降則菅茅皆被其潤王如以道
則適妾當均被其寵今天運艱難而之子不由是
道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喻幽王之澤獨鍾於此綿
菲之物也菅茅之屬原非堅韌沾濕則纏束愈

緊然而朽壞愈速矣以喻幽王之於褒姒寵愛益至則惑溺益深其致禍敗不久也故即承之

曰天步艱難

合言管茅受澤其非以管自喻可知

徐士彰曰幽王以妾為嫡以孽代宗天下之變極矣是誠宗社之安危而不可以小故忽之者白華之詩但云天步艱難乃若微露其意而不欲顯言之者蓋亦有所不忍而抑亦見詩人之微婉也愚意天步艱難不專指此一事幽王之昏亂久矣天下大勢日以窘迫萬事廢頓有如痿痺屯

遭而不可行故曰天步艱難至之子不猶方據目前之事言之耳

灑池北流浸彼稻田爾歌傷懷念彼碩人

傳云灑流貌。箋云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喻王無恩意於申后灑池之不如也

管茅不足以承露澤而露澤乃被之稻田宜得膏露之潤而乃以冷水滄浸之喻申后宜白宜見親愛而反遭慘刻也以上三章意脉相承合觀乃見其旨。按詩允言浸者皆漬久滄沒之

意非灌溉之謂也故下泉曰冽彼下泉浸彼苞
蕭大東曰有冽沍泉無浸穫薪皆侵害之意也
稻雖宜濕然淺則為利深則為害冷水浸漬未
有不腐爛者也箋訓誤矣○又稱后為碩人者
旁觀之辭不與代言同例且惜之也○既傷懷
矣何云肅歌所謂長歌之悲甚于痛哭者耶

樵彼桑薪印烘于熤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傳云烘燎也熤燧竈也○集傳云樵采也桑薪薪
之善者也熤無釜之竈可燎而不可烹飪者也桑
薪宜以烹飪而但為燎燭以比嫡后之尊而反見
卑賤也○集解云喻申后之賢不以偶王而棄之
於外也

印昂也竈既無釜故火氣昂騰于上言不為用
也桑薪之善想自昔貴之至今炮煉藥物猶尋
用桑柴火

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惛惛視我邁邁

詩緝云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喻宮廷之事不可掩
也我念王惛惛而愁不申王視我則邁邁而行不

願也

有鷺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傳云鷺禿鷺也。○集解云鷺鶴皆以魚為食然鶴

之於鷺清濁則有間矣今鷺在梁而鶴在林鷺則

飽而鶴則飢矣喻褒姒進而申后黜見王清濁無

別也。○朱克升曰貴賤易置處非其宜可怨又可

思也

禿鷺當暑則頂爛臭穢不可近性復貪惡故以

為褒姒之比

鷺鷥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張子曰禽鳥并棲一正一倒戢其左翼以相依于

內舒其右翼以防患于外。○古今註云鷺鷥鳧類

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其一則思而死。○詩緝

云鷺鷥能好其匹之子乃二三其德鷺鷥之不如

也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疢兮

傳云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陳少南曰扁然

之石可履以乘車其受任不過於此今王以卑人

而加之上位而遠棄申后何也

首二句喻王寵賤類能無降體辱尊

按底者滯也覆以疾頭當為淹滯不痊之意

繇蠻微臣刺亂也

箋云微臣謂士也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為末介士

之祿薄或困乏於資財則當賙贍之幽王之時國

亂禮廢恩薄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故本其亂而刺

之

繇蠻黃鳥止于丘阿

毛云興朱云比

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

之食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集傳云繇蠻鳥聲。傳云丘阿曲阿也鳥止於阿

人止於仁。陳少南曰飲食教誨後車載之此大

臣所當施于從行小臣之事也。陶逸則曰言黃

鳥尚有止息之處而我勞于遠道莫肯相恤乃鳥

之不如乎

繇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

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箋云丘隅丘角也

車馬疾行而責徒步之後至故有此怨

繇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
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箋云丘側丘旁也

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末路之難也故曰畏
不能極而畏皆非自為畏不能卒公家之事耳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
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徐士彰曰豐以燕賓者魚麗是也薄以燕賓者瓠
葉是也易鼎之彖曰大亨以養聖賢損彖曰二簋

可用享知易之義則知詩之旨矣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傳云幡幡瓠葉貌庶人之菜也。杜元凱曰古人
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兔首猶與賓客享之。詩
緝云烹瓠葉為菹與賓客酌而嘗之亦可以行禮
何必縱情過度乎行禮不止於瓠兔極言簡儉之
意耳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傳云毛曰炮加火曰燔。李迂仲曰兔以首言猶

魚以尾言也。○詩緝云：一兔雖非盛饌，然佐酒以獻亦足以行禮。○徐士彰曰：菹不必佳，蔬殺不必異膳，會疎而禮勤，物薄而情厚，真德實意於是乎可驗。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傳云：炆火曰炙，酢報也。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醕之。

傳云：醕，道飲也。

一物而三舉之者，以禮有獻酢醕故也。酒三行

而殺，惟一兔首，益以見其約矣。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後久病在外，故作是詩也。

傳云：荆，謂楚也。舒，舒鳩。舒庸之屬，後謂士卒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皇朝矣。

傳云：漸漸，山石高峻。○劉執中曰：謂所歷之路，石皆高峻峭拔，非攀援則不可以登。今五谿之路，莫

不如此其山窮者川斷之也其川盡者山間之也
重重相間遠不可極○集傳云皇暇也言無朝旦
之暇也

漸漸不類高峻當是漸陟漸高耳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入東征
不皇出矣

箋云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也廣闊之

處何時其可盡服

卒即萃也
古文及簡

○集傳云曷其沒言

所登歷何時而可盡也不遑出謂但知深入不暇

謀出也○詩緝云言深入險阻之地不可復出矣

有丞白躄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
不皇他矣

傳云將久雨則丞進涉水波

埤雅云馬喜風丞喜
雨○俗傳江猪過則

有畢囑也月離陰星則雨○詩緝云丞性負塗常

時雖白躄者亦汚今群然涉水濯其塗而見白是

久雨停潦丞故也雨歇未久而月離于畢則又將

雨矣厭苦之詞也○本義云歷險遇雨征行所尤

苦故以為言○劉執中日記征夫遠行之所見也

九言原
深入蠻夷之域為山川之所困雨水之所淫戰敵未捷病疫相仍救其生命之不暇何皇及於他事
批○徐子先曰不遑及他事甚言勞苦之極也疏義所謂智慮廢而憂患專是已

道阻且長士卒已不堪其勞頓况復值雨跋涉尤艱想其情景此賈捐之所謂人未見虜戰士自死者也且以罷病之卒而當楚鋒之勁其無幸也必矣故曰不遑出不遑他盖意其必敗也

茗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茗之華芸其黃矣

毛云興朱云比

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傳云茗陵茗也將落則黃○詩緝云華將落則黃喻周室之將亡黯然而憔悴也憂傷者傷周室之將亡也○集傳云詩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如茗附物而生雖榮不久故以為比

茗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集解云華已盡矣徒見其葉青青然

詳羊墳首三星在畱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傳云詳羊牝羊也墳大也畱曲梁也。○詩緝云言物產蕃息者彘舉牝言之九牝獸胎孕則腹大而首小今墳首是瘠而不孕也。○何景巖曰言羊以見陸物言魚以見水物其去無羊魚麗之世遠矣。○陳才卿曰周家初興時周原膾膾董荼如飴及其衰也直恁地蕭索。○詩故云詳羊墳首山無草也三星在畱水無魚也人食鮮飽饑饉甚也天下將亂必先饑饉而後戎馬生焉。

彰曰若華一詩不盈數句而三復一過則國力之危迫人情之愁苦物色之凋耗皆滿然在目蓋其情見乎詞故不覺其言之慨切也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皆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朱克升曰以草之憔悴與人之勞苦。○詩緝云自春初草青行役至秋草無不黃宜可休息矣。○傳云何人不將言萬民無不從役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詩緝云至冬則草之黃者又變而黑腐矣從役者
久不得歸虐之如禽獸矣

愚意玄黃而曰何草不然非紀時也蓋當時征
戰不休農事曠廢又遭凶荒禾穀蕩盡到處蕭
條止有慘黯迷離之草而已

二兒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言我此役人若是野獸可常在外今非兒非
不得歸常循彼空野之中與

匪虎率彼曠野
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卷之三